

作家史铁生在其自传体小说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里，写了一位北京青年在陕北插队生活时，当地百姓的朴实、忠厚、积极乐观，以及独特的人文地理风貌，风格清新感人至深，成为文学经典。2022年8月，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叫《椿树茆》的散文集，也是写同时代的陕北生活——40多年前，作者和一群小伙伴在陕北生活、劳动、学习的少年往事。作者谢侯之跟史铁生，恰好也是同时期到陕北插队的北京青年，两人有着共同的难忘记忆。

1969年冬天，18岁的北京青年谢侯之与几位中学同班同学一起，来到陕西延安万庄大队一个叫“椿树茆”的小队插队。在那片黄土高原，他们掏地、开荒、修梯田、办乡学，给娃娃们讲“古朝”，借衣服给后生娶婆姨；他们学会了炒洋芋、做酸汤，爱上了喝烧酒、吃臊子面；他们在雨里读巴尔扎克，在窑洞里研讨物理假说……

散文集《椿树茆》出版

50后计算机博士笔下的陕北少年往事

留德博士写散文

“远方的陕北，是根一样的存在”

插队几年后，谢侯之和同学们先后离开陕北，不少人都考上了大学，其中有5个还拿到了博士学位。谢侯之1973年进入陕西师范大学数学系。1978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系。1983年赴德留学，获博士学位。曾在柏林工业大学信息系给学生上过课，后来在计算机相关工作。“谢侯之”其实是笔名，来自他年少时在陕北外号“谢猴子”的谐音。由此可见，虽然时空转换，往事如烟，但远方的陕北，在他的生命中，是根一样的存在。

让谢侯之忘不了的陕北往事，开始进入他的文字里。身为计算机博士，做数据研究的谢侯之，写起了散文。《我的黄土高原》《曾经的土地》《延安的小雨》《乡学》《细细小雨的椿树茆》……一篇一篇陆续出炉，一开始并没想到出书，写出来就放在自己的网络账号上。他写的陕北插队故事，风格平实又儒雅，苦涩里带着幽默。谢侯之善于讲故事，把场景描写得生动有趣，准确又有诗意，有趣又接地气。一起去陕北的小伙伴们儿看了，真心对他说：“你是个散文家。”网上有很多陌生人点赞：“亲切有趣又接地气。”其中《乡学》发表于公众号“陕北文化”，阅读量10万+，读者评论“文字功夫极好”“文章朴实，震撼心灵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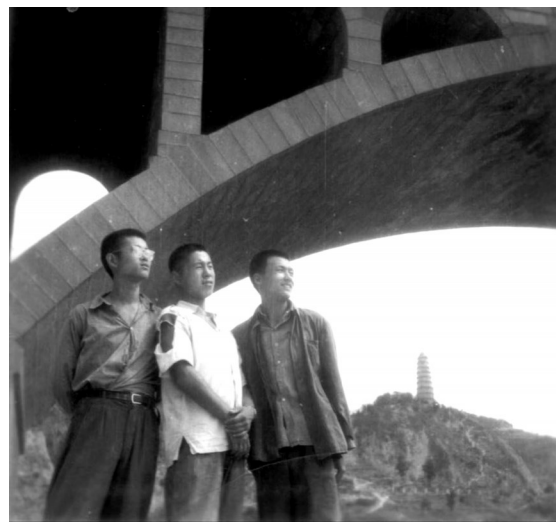
在陕北小山村，谢侯之和一起插队的小伙伴们在劳动之余，最大的爱好是读书。大家搜罗各色初高中数理化书本，每晚早早坐定，将煤油灯擦拭得雪亮，贪婪地读，“学一本解析或什么加速运动。一页一页读看，很快便可了却一本。没两天便宣称干掉了所有找到的课本。”把中学课本学完了，又去看大学数学。牛顿、莱布尼兹的数学技法，微积分求导数，微积分求和，新鲜的知识让他们感到心灵的幸福。

当时住的土窑洞没有窗子，他们就挤坐在门口，把门开着，借了外面雨雾的光亮看书。冬天下雪时没有活儿，他们坐在窑洞门口，把门打开看书。窑洞里没火，太冷了，他们就把所有能穿的大衣毛衣绒衣甚至毯子被子都裹上身，挤坐在门槛看书。翻篇儿的时候得把手伸出来，看得久了，老得翻篇儿，手指冻得通红，得把手放到嘴上呵气。下雨天，上山路滑，队里不出工，正好用来看书。“外面淅淅沥沥的雨，空气湿嫩嫩地涌进了窑。窑洞门外，雨渐成幕，天也白了，看光景几个时辰雨停不住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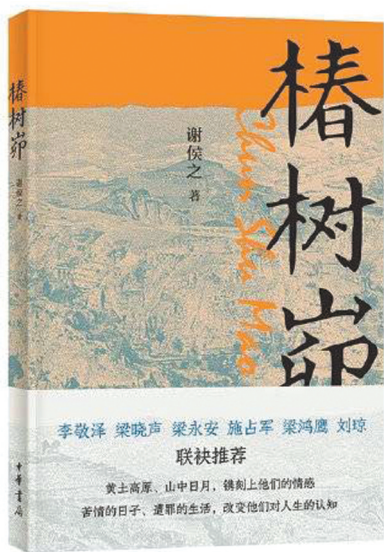
多年后，回忆当时下雨天读书学习的场景，谢侯之这样描述：“下雨的时候四周非常静，适合看书，是一种高级图书馆的环境。我们坐在那里，可以长时间静静地读，是润物细无声的享受，感觉好极了。安静的雨中能听到高山山顶，有拦羊的（放羊人）在呐喊，很清晰很响亮。呐喊声很特别：‘嘿——起歌’，‘嘿’字声儿拉得很长，‘起歌’两字非常短促。”



《椿树茆》作者谢侯之（左一）与史铁生、王克明（右一）。



谢侯之、王克明、许小年（从左到右）1972年在延安。



《椿树茆》

最忆枣圪台教书 “那片小鹿小兔般的眼睛”

拿到计算机博士学位的谢侯之，在柏林工业大学帮教授带习题课，“上课的那天，我站在讲台上。看到下面一大群男女青年的眼睛，那是洋人蓝色的眼睛。我想到了枣圪台。哦，那片小鹿小兔般的眼睛！那些娃现在在哪里呢？”

枣圪台是谢侯之1972年插队的万庄大队相邻的一个小山村。谢侯之被“借”去那里，给村里的娃娃们教书。在枣圪台，谢侯之每日教一群娃娃学习，闲时看自家功课。日有所获，自得其乐。虽然日子清苦，但环境不错，一年四季都美。在收入《椿树茆》的《乡学》一篇里，他这样回忆：“夜晚的小山村儿，凉爽安静。山沟幽深，两壁立着黝黑的大山。头顶上，阔阔一条夜空，开朗起来。天边一轮小小山月，月儿清白，悄然飘着，带一种悠远的淡泊。意境绝美。我站下来，想到李白‘青天中道流孤月’，想到‘两岸连山，略无阙处’，想到‘自非亭午夜分，不见曦月’，这沟涧，这山月！那些古句子，可以拿来教给学

生娃娃。”

想及此，谢侯之回到窑洞里，找来纸笔。他想起小时候随祖母和母亲读古诗词，凭了记忆，在那个大山深处的小油灯下，把脑子里想起来的“大江流日夜，客心悲未央”“明月照积雪，朔风劲且哀”“秋风吹渭水，落叶满长安”，抄下来。第二天，课堂上响起来一片读诗声，那是“玻璃般的童音”。

周末的时候，学生不上课。看天蓝得干净，谢侯之出了庄见到个岔口，便寻了上山的小路，一路悠闲地走上更高的山上。“其时寒露方过，暑气尽褪。沿小路登到枣圪台山顶。四下望去，果然是群山皆小，独临了空阔。但见秋色西来，长天寂寥。节气里带的清凉，增得人气爽。感到有几分懂了古人。想古时候那些游子们，悲秋时节，若登高望远，不知乡关何处，心里就会生出许多的惆怅来。”到了过年，下大雪。接连几天昏天黑地，道路不便。庄户人的窑洞里，灶火各自明亮。“婆姨们熬了豆腐，烫了米酒，炸了油糕。锅灶上飘些肉香。”

文采出自“童子功” “很多都是自然流淌出来的”

2022年8月中旬，趁着《椿树茆》出版之际，封面新闻记者通过中华书局联系采访到谢侯之。这些年他在德国生活，除了教书，更多的时间是从事软件、数据库、计算机研究方面的工作。一起到陕北插队的好朋友王克明写文章介绍谢侯之时提到：“在德国，他很早发明了一个汉字写入板，取代拼音输入，连接到计算机，自动转成电脑文字，上了汉诺威博览会。”

目前谢侯之已经退休。他不是作家，此前也没出过书，《椿树茆》是我出的第一本书。其实是写着玩儿。自己给朋友们看看。在圈子里传开了。”一起去陕北插队的同学中，其中有不少后来都考上了理工科的大，还取得了博士学位。其中，许小年成了资深的经济学家；史砚华成了国际知名的量子物理学家，在国外某大学

有自己的物理实验室，他发明的方法，使世界首次制作出纠缠的双光子。2002年，史砚华还获得了量子光学大奖“兰姆奖”。

一般自学多是文科，理工科自学能成才，是比较罕见的。提及此，谢侯之说这要特别感谢史砚华，“当时我们一群人基本都是初中生，只有史砚华读到了高一。他是北京四中的，物理特别好，对物理有痴爱。我从家里带来一本大学物理教材，他看得津津有味。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，我们也开始自学习理，包括数学、物理这些，很快都能看懂。当时我们数学能看懂大的一书，微积分啊极限求导啊什么的。史砚华还跟我们说，光看懂不行，还要做习题，才算真正掌握。于是我们开始做习题。为了判断彼此是真懂还是假懂，还会考对方。非常有趣。”

一个计算机博士，写起散文来如此生动，令人称奇。谢侯之说，其实自己并没有在写作技巧上费太多功夫，“很多都是自然流淌出来的。”如果非要找原因，那就不得不提他的文学“童子功”。谢侯之出生在北京一个书香之家，祖父收藏有很多古书，需要读者自己断句的那种。小时候，谢侯之被母亲逼着背《古文观止》，“这些都是老底子。”

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，谢侯之曾生活过几年的延安河坪乡西沟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西沟弯曲的山路完全没了踪影，开通的阔路可以直通汽车。西沟淤出来了大片平坦的坝地，乡人享受到了现代生活。陕北那一片望不到边的山，而今满眼绿树树木果林，再不见光秃秃的山。前些年，谢侯之回到陕北，站在椿树茆山上，望去一片浓密的绿色，感慨良多。谢侯之在椿树茆的青春时光，已经一去不复返，但通过积聚在《椿树茆》里的优美篇章，他和少年小伙伴们在陕北与当地人的日常来往，以及勤奋自学、奋进努力的生命经验，却超越时光，散发出馥郁的馨香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中华书局供图